

时间的“流逝”

■武夷山

对时间的个人思考,很有见地,认真研读后会很有收获,但该书并不容易读。

为什么我们能回忆过去而不能“回忆”未来?时间流逝之“流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本书中,罗韦利带领读者一起探讨这一类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深感困惑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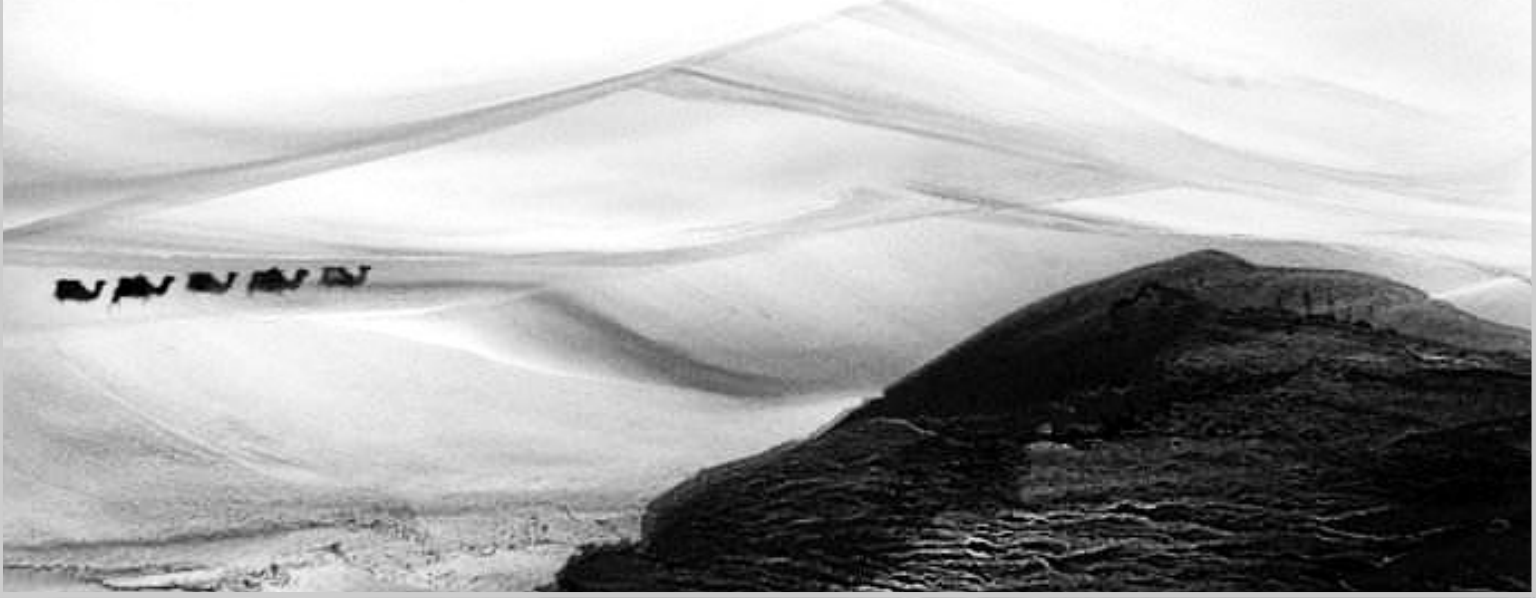
他写道,“我们习惯上以为时间是个很简单而基本的事物,它独立于其他一切事物,均匀地从过去流向未来,可由钟表来测度。在时间的进程中,宇宙中的事件以有序的方式互相接续:过去的事件,现在的事件,未来的事件。过去是固定的,未来是开放的……可是,所有这些认识其实都不对”。

在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引述三位传奇人物的时间观。亚里士多德写道,事物是连续变化的,我们所说的“时间”是对那一变化的测度。如果万物不发生变化,时间就不存在。牛顿不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他承认,存在着作为事件测度者的时间,但他坚持说,还存在着无情流逝着的、绝对的“真实”时间。如果宇宙冻结了,时间照样流淌。对于百姓而言,牛顿的看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是,这个看法不能使多数哲学家信服。爱因斯坦则断言,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有正确的一面。亚里士多德的正确在于,时间的流逝是相对于其他事物而言的。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知道,不同钟表在运动中或受到引力的情况下,可能记录下不同的时间。牛顿的绝对时间也是存在的,但只是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的一个特例。

敦煌,且西行

■高振

一进驿站门 耳边就流进了丝丝胡笳 声声慢 如诉如行 桌上的定窑白釉碗 茶映着天边的几颗星	打开桌角泛黄的《穆天子传》 耳边响起 周穆王会西王母时“白云谣” “比及三年,将赴尔野”	不禁感叹 微信频传 何如对坐“三泡台”两盅 或许那个“症结” 就藏在那深邃的眼神里 或许那个“创新点” 就藏在那浅浅的微笑中	就是一段尘封的文明 凭谁问“阳关三叠” 叠的是柔情还是豪情? 今晚 就着夜色 你我就尽享这唐风 明日醒处 各奔西东
不远处 月牙泉响 鸣沙催行 似乎披甲将士 饮马沙井 似乎玄奘西行时禅杖轻点 又似乎 雷山建窟 金石相碰 不久 这声音走出阳关 翻越葱岭	讨论完这个课题 我们却没有再约定 或许十年后 或许某个天明 数月间 数为一个课题 电话里、微信里、邮件里 我们没黑没夜地 探讨、争执、妥协、拒绝……	身后 飞天的羽衣霓裳 石刻的朱红“大藏经” 还有那扇斑驳的木门 “吱呀……”一声 推开的	想起 那个手持锡杖 远道而来的乐尊和尚 三危山下 双掌合十 建一处莫高 成千年敦煌



飞沿走笔

寻找 MH370,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

■张田勤

【不排除这家公司有炫耀和证明自己技术实力的动机,甚至是借机做广告,但一些更为重要的动机显然不应该忽略。】

9月3日,多家外媒报道称,英国技术专家伊恩·威尔逊(Ian Wilson)表示其发现了2014年3月8日失踪的MH370客机残骸就在柬埔寨密林深处,通过一张谷歌地图可以观察到,一个白色区域的轮廓看起来很像是一架飞机。

这个消息无疑让全球苦苦关注和搜寻MH370客机4年多的人们燃起了希望。然而,随后其他一些信息粉碎了人们的希望。通过简单的技术工具和搜索可以发现,这一图像很有可能只是一架恰好飞过的飞机的图像。打开地图软件奥维地图,将地图类型选择为谷歌卫星图,可以找到威尔逊所称的马航MH370航班的地点,即北纬12度5分00秒、东经104度9分00秒附近,图中的确有一架飞机躺在茂密的丛林中。

不过,将卫星图切换为微软公司的bing卫星地图,也将坐标定位于这个位置,原先在谷歌地图看到的那架飞机不见了,只剩下茂密的丛林。这是两个时间段不同的卫星地图,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只能说明这是一架恰好路过的飞机。而且对比全球飞机航班和航线之后可以发现,图中飞机所在的地点恰好在泰国曼谷到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线上,飞机的朝向和航线也是一致的。

显然,此次的MH370在柬埔寨密林深处的

消息经不起验证,但是还是有一家中国公司派出了10颗卫星去当地拍摄,以求证明MH370是否在柬埔寨密林深处。这家公司叫长光卫星,成立于2014年12月1日,是中国国内第一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2015年10月7日,公司自主研发的“吉林一号”组星成功发射,采用了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是首颗自主研发的米级高清晰度视频卫星。

不过,9月6日晚,长光卫星发布消息表示,最新的卫星图像已经生成,在之前网传的疑似发现马航MH370飞机地点,未见飞机残骸。

既然已经有比较科学的分析和证据表明MH370在柬埔寨密林深处不过是一种虚幻,但为何长光卫星还要如此大阵仗地派出10颗卫星去寻找和观察呢?

当然,不排除这家公司有炫耀和证明自己技术实力的动机,甚至是借机做广告,但一些更为重要的动机显然不应该忽略,也值得坚守。无论MH370在什么地方,无论在过去、今天还是未来,都不可能是被人们所不理解的方式所吞噬,既不可能是吸入黑洞(黑洞并没有得到证明),也不可能化为灰烬,很有可能是坠落在人们所难以寻找到的地方,如深海和密林中。

而且,中国人历来深信,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同样是今天刑事鉴识技术的基本要求。只要没有找到MH370,就决不放弃,哪怕有一丝线索都要去验证和证实。事实上,长光卫星也可能知道这一消息的不靠谱,但还是要派出10颗卫星去查证,这就像在临床上一样,要以试错的方式,找到病因和有效的治疗方法。

不放弃不抛弃每一个人,哪怕是成了残骸,

罗韦利通过条分缕析,揭示出这样一个奇异的宇宙,在其最基础的层次上,时间消失了。他向读者解释,量子引力理论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无时间世界的极端情况,如何赋予该极端情况以意义。他将哲学、科学和文学等不同领域的时间观归拢在一起,并提出,我们对时间流动的感知取决于我们的视角。他还指出,要想深刻理解时间,最好从人脑结构和人的情感出发,而不是从物质宇宙出发。

这本书既是科普著作,也是物理学哲学的著作。对于愿意潜心阅读的读者,本书能带来不少启示。对于“时间”这么一个简单又复杂的概念,多几本书来探讨毫不多余。我尤其想说的是,目前的文献世界被英语主导着,其实在非英语论著中有不少珍珠,但由于语言障碍,它们较少见到天日。我在发表于2008年6月12日《科学时报》(现《中国科学报》)的一篇书评中写道:

我经常说,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至少与生物多样性同等重要。因此,在2007年《科学时报》杯科学文化与科学普及图书佳作推荐活动的初评时,我对《达尔文的梦幻池塘》一书的主要推荐理由就是:“该书首先是用荷兰语创作于1994年,后来被译为英文。在英语科普图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关注其他语种的科普著作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译自意大利文的《时间之秩序》也充满期待。

书话岁月

【由此看来,当年保尔·柯察金所在的布琼尼骑兵,参与的是侵略波兰的战争。】

在我这把年纪,遇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儿,本来也不必大惊小怪。不过最近看了一本书,很不错的书,获益良多。但是书中提出的一些信息,如同一声棒喝,打碎了我脑子里积淀多年的固有观念。这种情形,很像从“文革”长长的噩梦中醒来那会儿,很多人和事,昨是今非,黑白颠倒,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不,准确地说,这事儿有点类似前些年曝光的“卡廷惨案”,不那么简单,涉及复杂的国际背景。考虑到和我的阅读经历差不多的朋友对此会有兴趣,不揣浅陋,容我慢慢从头道来。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曾经风行一时。小说的主角保尔·柯察金,一个忠诚地献身革命的青年战士,他的钢铁意志、正直勇敢和对敌斗争的顽强,给头脑单纯、一心向往苏联的年轻的中国读者(包括我在内)留下难忘的印象,以至于视为人生的楷模。

小说的故事发生地,既不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也不是彼得堡,而是乌克兰一个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小城,名为谢别托夫卡的铁路枢纽。作家以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保尔·柯察金以一名红军骑兵的角色参与的对敌斗争,而保尔面对的敌人之一是乌克兰的彼得留拉白匪帮。小说第六章专门描写彼得留拉来到谢别托夫卡检阅部队的场面:“他中等身材,一颗有棱有角的脑袋结实实长在紫红色的脖子上,身上穿着上等蓝色近卫军呢料做的乌克兰上衣,扎着黄皮带,皮带上的鹿皮枪套里插着一支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头上戴着克伦斯基军帽,上面缀着一颗子弹的珐琅帽徽。”小说近距离地描写了大头目的尊容,也对乌合之众的彼得留拉部队的众生相作了辛辣的讽刺。

小说还以大量篇幅,生动地描绘了在乌克兰北部广大地区,在托洛茨基指挥下,著名的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与波兰骑兵旅的殊死决斗,作家饱含激情地描写了红军的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杀向波兰毕苏斯基的部队,而保尔·柯察金正是布琼尼骑兵一名勇敢的战士!

对于像我这般读书不求甚解的读者,实在弄不清楚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在乌克兰大地上的故事,谁是谁非,全凭作家一只笔任意评说。当然我还是相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更主要的小说塑造的保尔·柯察金深深感动了我。于是在苏联解体的头一年,当我路过莫斯科的短暂日子,我还专程去了新圣女公墓,凭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向这位作家表达我的深深的敬意。

爱乐者说

纳粹年代的纷纭乐事

■李近朱

【艺术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肖斯塔科维奇和托斯卡尼尼,富尔特文格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面对着战争和战争背后的政治,总要有自己的选择。】

2013年,世界各国同时纪念同年诞生的两位音乐大师。这一年是他们二百周年诞辰。一位是德国的瓦格纳,一位是意大利的威尔第。他们皆为19世纪歌剧艺术巨擘。

那一年,在诸多纪念活动中,一种重要方式是发行纪念邮票。登上被称为“国家名片”的邮票,也是一种殊荣。2013年,在我所见到的几十个国家发行的邮票上,几无例外,瓦格纳和威尔第,双雄并置,跻身方寸。但我也发现了唯一的例外,那就是以色列发行的邮票,只有威尔第,没有瓦格纳。显然,这个国家抵制了那个瓦格纳。

作为歌剧宗师,瓦格纳的作品取材广泛,甚至延伸到了北欧的神话传说,但是,他的音符浸透着鲜明的民族气度,曾被认为是“日耳曼精神的缩影”。身处19世纪中叶的瓦格纳,当然没有预见到20世纪30至40年代他的祖国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那些事。至于那个年代崛起的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更与瓦格纳绝无关联。但,历史却是这样走了过来。那位企图灭绝犹太族群的人类公敌,是个瓦格纳音乐的狂热追捧者。希特勒的个人嗜好,是源自瓦格纳音乐的色调、力度、浩大、深邃、霸霸,或是只有他才能体味出的符合他的志向的“日耳曼精神”?

那一段第三帝国的兴起史,聚焦点是在政治和流血的政治——军事上,希特勒虽也有点艺术细胞,他曾画过许多画,也喜欢瓦格纳音乐,但是史实中的这个“美妙”部分,却鲜有所叙。

事实是,纳粹年代的举凡盛事,无论政治或是军事,可能出于希特勒指令,少不了的背景音乐,往往出自瓦格纳之手。应当说,瓦格纳的音乐在瓦格纳生前,鼎盛时期是在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年代;而在瓦格纳身后,整整半个世纪过去,其乐之盛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伴着炮火和杀戮,他的音乐被动成了纳粹年代的“时代之音”。

这是事实,却又怪不得瓦格纳。就在纳粹以毒气在奥斯维辛等集中营残杀犹太人时,在生死瞬间的“浴室”中,响起的竟是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美丽舞曲。杀戮时刻响起的音乐,当然不可能让约翰·施特劳斯们负责。同样,瓦格纳并非专为“纳粹”创作音乐,希特勒利用他宣扬“日耳曼精神”,从根本上说,也无怪责于这位音乐大师。

但,民族情感具有强大力量。深受纳粹残害的犹太民族,日后对于瓦格纳及其音乐所采取的抵制态度,则完全可以理解。于是,才发生了

不过,最近读了《从“东欧”到“新欧洲”》(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一书,该书作者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对东欧许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了详尽而客观的剖析,也回答了我十分困惑的许多疑难问题。在我看来,《从“东欧”到“新欧洲”》对许多敏感问题没有回避,没有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圆滑的市俗作风,而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忠于史实,这是非常需要勇气,且难能可贵的。作者当然不是文艺评论家,也无意去全面评价一部苏联小说,但是在触及历史真伪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她不得不非常明确地提出不同的看法,指出:

“中国人很熟悉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这部小说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把抵抗外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律斥之为‘白匪’。乌克兰独立后这种评价标准发生了翻转,除乌共外,一般乌克兰舆论无论左右都视保尔·柯察金代表的苏俄红军为‘侵略者’,而‘彼得留拉匪帮’则是为捍卫民族独立而战。尤其彼得留拉本人更视为民族英雄,在今天的乌克兰享有极高荣誉。”(300页)

该书286页刊有一帧彼得留拉半身雕像的照片,虽然没有注明时间地点,但可以断定是不久前的作品。

对于在托洛茨基指挥下,布琼尼骑兵与波兰毕苏斯基部队的殊死决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还原了被颠倒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革命,德奥战败使波兰的三个宗主国先后崩溃,根据《凡尔赛条约》东欧一大批国家纷纷独立,被瓜分长达123年的波兰宣告复辟。被称为‘波兰拿破仑’的社会党人毕苏斯基从德国监狱回国当选为国家元首。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托洛茨基领导的苏俄红军直逼华沙,被毕苏斯基领导的‘民族军’重创。”(214页)

由此看来,当年保尔·柯察金所在的布琼尼骑兵,参与的是侵略波兰的战争。

历史是多么吊诡啊!

当然,话说回来,过若干年后,河东河西,沧海桑田,说不定这些人物的评价又有变化,这大概也是免不了的。

想到此,老汉心里也坦然多了。

2013年在邮票发行上的那段令人深思的事。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近十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现实中的音乐艺术家及其音乐,也演绎了纷纭乐事。

最著名的,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被围困的900多个日夜里,谱写了英雄性的《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并在极为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作了首演。这位艺术大师凛然正气的披露,给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以精神上的激励。他的交响曲总谱撰成胶卷,辗转运往美国。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美洲大陆遥遥向战火纷飞的欧亚大陆,奏响了时代强音。

就是这位身处法西斯轴心国意大利的指挥家,他拒绝参与为法西斯当权者组织的任何活动。他的正直与坚强得到了历史的肯定。但,同一年代的另一位指挥家,德国人富尔特文格勒,则与托斯卡尼尼不同,他不仅在纳粹当局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拿起了指挥棒,而且出任了纳粹政府文化机构的官职。在这位充满艺术才华的指挥家身上,深深烙印上了“纳粹”印记。

战后,富尔特文格勒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审查。作为艺术家的政治错位,他得到了公正的判断和结论。他的艺术至今仍音乐上的一个宝贵遗产,人们还在聆听,但他的人生历史上的这段经历,与他的同行托斯卡尼尼相比较,那就是一个污点。在纳粹年代,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也有类似的经历。

艺术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肖斯塔科维奇和托斯卡尼尼,富尔特文格勒和理查德·施特劳斯,面对着战争和战争背后的政治,总要有自己的选择。后者或许幻想艺术与政治无关,信奉“艺术至上”,但事与愿违,历史总会作出无情的政治判定。

愈是在历史转折关头,愈是对于一个人的严峻考验。事情总是一码归一码。你的艺术或就是一回事,你的历史上的暗角作为事实,是存在的另一码事。虽然,在音乐发展历程中,那两位带有“纳粹”印记的音乐家仍名踞史页,但他们这段经历还留下一抹历史阴影。伪艺术也总要染上时代的乃至政治的斑驳色彩。

时过半个世纪了,与纳粹毫无瓜葛的音乐大师瓦格纳,在历史转折点上,也受到了有些委屈的牵系。至于当年当事之中的那些艺术家,则更会受到最低限度也应当是良心上的拷问。艺术也救不了良知,哪怕是瞬间的丧失。

20世纪中叶这段纷纭乐事所引来的一波惊澜,余声已然传及今日。请看,在2013年以色列发行的纪念邮票上,就是断然删除了瓦格纳。艺术与政治相比较的如此局面,很值得我们去深长沉思……

彼得留拉与保尔·柯察金

■金涛